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千八百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陷高郵
士誠白駒場亭民為鹽場綱司牙僧與弟士德士信俱
以販鹽緣為奸利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至是因亂與
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聚兵陷泰州

十四年冬十一月元右丞相托克托圍高郵張士誠引兵
遂戰托克托奮擊大破之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
十八騎突圍出走托克托遂克高郵

十五年春三月元竄托克托于雲南尋殺之

十六年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托克托既竄士誠亡命復
聚衆渡海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下之
九月徐達圍常州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
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下鎮江保二降至是復叛

歸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去乙亥太祖遣楊憲通好于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圉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又寇宜興耿君用以鎧騰柵中禦死宜興入于士誠太祖聞

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請許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于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鋒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子虎所獲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

六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
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士誠旣連敗乃
奉書請和願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
以為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
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
誘我新附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達勒兵
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來援夾擊大破之擒
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達率諸軍困之士誠復遣其將

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遂克長興擒其守將李福安達實密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命耿炳文統兵守之尋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興者四年我師圍常州

既久敵衆乏食不能支呂珍等復潛遁去三月戊午克常州立長春樞密院以湯和為同僉總管統兵守之夏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畧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津經洞庭山口呂珍兵猝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乃身先士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為動徐令壯士披己胄立船上曰俞將軍珍不敢迫而去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

文德等己卯遂克泰興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

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

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

潰我師據其山翼日己未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為分

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

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

良等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秋七月

丁丑徐達等下常熟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襲江陰

馬馱沙克之元帥費子賢下武康士誠累敗勢日窘南
攻嘉興杭州又為楊旺扎勒所破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
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十八年春二月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
江陰石牌海寇偽帥欒瑞帥州判朱鋐等整兵拒戰世
傑奮戈躍馬陷陣死永安等奮擊大敗之擒欒瑞朱鋐
盡獲其海舟三月鄧愈李文忠胡大海率兵由徽州
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遇長鎗元帥俞子貞擊

敗之追至淳安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軍抵建德元參政布哈等不支棄城遁丙申克建德路以文忠為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守之文忠太祖姊子也時建德新破城中守禦未備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兵大敗之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 夏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敗之擒其卒三百人士誠復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狼山獲

其戰艦而還。九月元苗帥左丞旺扎勒為張士誠所殺。先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無遺。郡縣苦之。士誠為所窘，既降，欲圖之而達實特穆爾亦歟。旺扎勒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旺扎勒兵敗，自殺。丁酉，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旺扎勒死，士誠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無如之何矣。冬十月，張士誠

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匹甲戌克宜興徐達邵榮帥師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破旣拔宜興廖永安復帥舟師擊士誠兵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不屈士誠因之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

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士德尋謀間殺之楊國興出太
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
二十六寨太祖命國興總督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
徠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來寇
國興率諸將擊敗之士誠遁去

十九年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州張士誠
將華元帥遁去已而士誠遣呂珍率兵圍諸暨堰水灌
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

解兵去大海然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艦幢蔽江偽將蘇同簽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賊分兵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

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及其弟禎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數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為詩文美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據浙西長興江陰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自是侵軼路絕平章邵

榮自臨安進攻湖州戰不利還屯臨安李伯昇來攻設伏山下戒冠至勿動俟山上旗舉齊擊之伯昇果率衆奄至遇覆敗我師乃還三月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鮑婆嶺由碧雞塢繞出陣後大破之士誠復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令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進擊斬首五百餘級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士誠

復遣兵陷紹興 九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吳復督兵

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吳良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
三山士誠兵狼狽奪氣乃還 十二月張士誠忿分水
之敗復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何世明擊之斬其將
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不敢窺
建婺尋改建德為嚴州府

二十年春三月常遇春攻杭州不克 秋九月張士誠
兵侵諸全守將袁寶戰死呂珍徐義自太湖分三路寇

長興耿炳文擊破之總管湯全張珙被殺

二十一年秋八月胡大海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城中守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隍以火船燒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月餘十一月

戊午太祖在九江聞報急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
遇春至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處州苗帥叛張士誠乘間遣其
弟士信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鏖戰
二十九日未決走嚴州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
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
議以兵貴虛聲乃揭榜義烏古樸嶺揚言平章邵榮引
兵五萬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

尅日抵諸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率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金鼓銃砲震天地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督兵追擊之士信大潰走冬十一月池州帥羅友貴據神山寨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擊斬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于嚴州時張

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駐金華應援不及于是徙省治于嚴留徐司馬守金華三月張士誠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韓魯爾走滁州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據城列柵汪元帥攻其中壘拔之會左右軍敗阻于塹不得出遇春橫擊三戰三勝珍大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珠徹忻都乘間入安豐夏四月乙丑諸全守

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再興遣人往杭州私貿易太祖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歸聽調再興懼殺知州欒鳳執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丞李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九月謝再興以張氏兵犯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來援壬午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來援與文忠議以諸全不守則衢州不支矣乃度地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

不旬日城完太祖以胡德濟為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時太祖伐陳友諒未還張士誠以嘗脇達實特穆爾封王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卽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

二十四年夏四月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等百餘人秋八月張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實特穆爾罪失勤令自

陳老疾避位脅將佐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誠不可逼
取符印幽達實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脅布哈特穆
爾為請于元使為真王布哈不從即遣使至紹興欲奪
其印布哈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可得也仰
藥死達實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
專有江浙時浙西殷富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
然士誠尚持重寡言好士築景賢樓士無賢不肖與馬
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焉士誠用兵特其弟士德及

部將史椿為謀主後士德被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謀泄士誠殺之于是委政弟士信士信荒淫出師多攜摴蒱蹴踘擁婦女酣宴其命將將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卽失地喪師多不問或復用之士信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檢邪惟事蒙蔽故其國政日非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民謠十七

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崑山
郭翼上書士誠曰明公仗馬箚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
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不卹其下也今誠能反其
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樂四
方豪傑並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
之翼亡去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弟丞相士信寇長興
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憤益兵圍城
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大敗之士信走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張士誠復寇長興耿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為東南屏障云二月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拔之計分屯精兵數萬于城北隅遏我援師初至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前鋒于斗巖之下

敵攻西門美趨之再戰皆捷旣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但嚴為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出浦江為聲援自率朱亮祖等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敵二十里據險為營胡德濟知文忠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

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詰旦
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悉精銳陣于營外張左右翼
待之文忠自將中軍既而直營右數里烟焰勃興疑為
寇乃分兵守隘扼之會處州參軍胡深遣耿天璧援兵
適至文忠軍益奮兩軍既交文忠仰天誓曰朝廷大事
在此一舉豈敢愛身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
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手格
數人所向皆靡叛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大

軍乘之敵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十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偽同簽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其偽五太子及李伯昇僅以身免太祖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 冬十月戊戌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規取淮東時士誠所據郡縣

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太祖欲先取通泰諸郡剪其肘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乙巳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己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為之備太

祖揣知其情諭徐達等曰寇初駐兵芒蔡港吾度其詐
今猶豫不敢卽泝上流為詐益明彼非有決機攻戰之
謀徒欲分我兵勢耳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而大軍勿
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必克泰州泰
州旣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庚
辰諸將克泰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誠等分兵徇興
化降其將李清十一月進攻高郵太祖恐深入敵境不
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

達還軍泰州會士誠犯宜興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之
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十二月士誠遣兵寇安
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潮流
侵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率大軍水陸
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
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
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

久之良在江陰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敕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敦教化興學校修屯田足軍餉境內帖然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等為之捍蔽也 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為應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踰城而入皆為所殺三月徐達自宜興還攻高郵初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屯太倉觀望不敢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

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從之遣使諭達
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其巢穴也大軍
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出
瓠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遂會兵進
攻一鼓克之戮其將俞同僉等興祖守海安士誠兵來
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進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
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不敢犯海安夏
四月徐達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徐義舟師集馬漂港

夜率兵襲破之義泛海遁去獲戰艦百餘艘進薄城下
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川太
祖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之徐達
還兵攻興化先是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
地形要害以進太祖覽之見瓠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
所經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戊午遂克興化淮地悉平
命韓政進取濠州濠自郭子興棄後屢為人所竊據
最後張士誠將李濟守之太祖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

報太祖曰濠州吾家鄉今為張士誠竊據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卽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庚申守將李濟以城降太祖幸濠省陵墓宴父老太祖以淮東諸郡旣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

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居中用事王蔡葉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出師八月辛亥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

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既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燬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

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凡為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御西苑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搥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駿潘原明輩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窮蹙天駿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

姑蘇若天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
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
蘇取之必矣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
瑞從行俾為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
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
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
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而別遣李文忠趨杭州華雲龍向
嘉興以分其兵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士誠將尹義陳

旺逆戰破擒之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山望風遁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張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唐傑為後繼達進兵薄之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陶子寶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扼其歸遇春進擊寶敗之寶走入城阻橋不得濟還兵力戰又敗被擒天騏子寶不戰退

士誠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天驥閉門拒守士誠又遣呂珍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遇春等分兵營于東遷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壘潘元紹駐兵烏鎮東為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遣親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敗之九月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遷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會

天大風雨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舟數百突擊之擒志
堅得衆二千餘人別將廖永忠薛顯將游軍攻德清克
之擒其院判鍾正士誠自徐志堅敗後懼甚遣其右丞
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扼歸路不得出乃
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遣赤
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
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
之至平望王銘挺戈先登縱火焚赤龍船軍資器械一

時俱盡自是舊館援絕十月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皆敗走追至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同僉戴茂降我師馳據之王晟亦降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出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五太子者盛兵來援常遇春小郤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力吾不

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
逞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士誠倚之而珍尤敢戰嘗
廓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輒為歌令其帳下及城
中人歌以譟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喪氣徐達以呂珍徇
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遙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
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
死十一日甲申左丞張天祺等以城降伯昇亦降 李
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遣指揮朱亮祖取天壁攻桐廬

降其將戴元帥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
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謝再興弟也文忠遣
人語之曰爾兄弟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爾
我之戚臣若降可得不死謝五亦降進兵杭州未至士
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曰
吾兵遠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以計緩我乎彝
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立敗杭雖孤城生齒百萬聞將軍
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見其誠引入

卧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己丑原明籍土地錢
穀甲兵數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
導文忠叱去之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强入民家磔
以徇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
舊城聽李文忠節制命懸胡大海像刺蔣英劉震心血
祭之庚子李文忠攻紹興守將李思忠降華雲龍攻嘉
興守將宋興降徐達旣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至
南潯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進圍吳江參政李福知州

楊彝降癸卯達等兵至平江城南鮀魚口擊其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閭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其上又設襄陽炮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

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閭門
水柵鄉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破天祐
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
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為攻困之計益備指揮
茅成攻婁門中流矢死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
民爭獻牛酒迎道左通海郤其獻慰諭遣之約束軍士
秋毫無犯民大悅偽帥陳仁等以大舶百餘艘降崑山
崇明嘉定望風皆附松江路守將王立中聞之亦降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二月大軍圍姑蘇
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
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將軍自昔相從
忠義出自天性沈毅有謀用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
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
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
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
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受命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

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建康太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泪出通海遂卒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太祖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遺士誠許以寶融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夏六月己酉士誠被圍旣久欲突圍出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分兵北濠截其後戰良久

未決士誠遣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山塘路
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
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
敵小卻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溺于沙盆之潭可
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
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
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
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

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
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
下歸于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
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
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
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
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
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

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
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
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
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
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
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
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
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

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
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蹙于鄱陽友諒舉火
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
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
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
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
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
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

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寶融錢倅
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
士誠俛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
疑莫能決也壬子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之
兵稍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
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之復大敗自是士誠不敢復出
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
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熊天瑞教城中作嚴

礮以擊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參政等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

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媼金挹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又令潘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至舟中獲其僞將相

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通州士誠守將張右丞降丁亥平章胡廷美帥師取無錫先是士誠表天祐于元授同僉樞密院事守無錫徐達累遣使諭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為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為誰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擲其帽于地曰誰不知降也亦降士誠卧舟中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

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
之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誅叛將熊天瑞割三參軍
藁于旗竿之首改平江曰蘇州府太祖乃以書送元宗
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太祖
御戟門降敕褒諭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
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諭諸將曰滅
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今當北定中原矣
各努力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乎對曰

荷上恩有之太祖曰吾寧不欲宴公等為一日懼中原未平非為樂時也公等不見張氏乎終日酣飲宜深戒之

谷應泰曰張士誠本泰州鹽會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左相距南據浙西與方國珍接境中間帶甲數十萬沃野數千里即未能藉其富強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資煮海盡魚鹽之

利儻更勞心苦志收召豪傑倣典午之化龍憑赤
鳥以立國則江南雖小可全而王也乃論者以士
誠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驕將李伯昇呂珍
之徒皆齷齪不足數王蔡三參軍輩又迂濶昧大
計以故謀主被讒爪牙受縛而予以太祖有可乘
之敝三士誠乃內懷選懦坐失事機此其所以亡
也方士誠之竊發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
太祖者濠圍初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

士誠不以此時長驅姑孰畧定金陵為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僭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單弱勢岌岌矣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偽漢屢摧鄱陽大戰輔車唇齒可為寒心士誠又不以此時倣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救東吳而肥瘠越秦不關疴癢其失三也比至江楚悉平藩籬鞏固

全軍并力捲甲東來此時強弱之勢已明衆寡之形不敵譬之孤豚咋虎燎髮洪爐必無幸矣為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待于境上河西三郡獻自竇融新都六城保于汪氏庶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用兵分番四出命尹義陳旺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遷又以張天駢當北路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卒之桑榆不收噬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士

誠自滅之也然人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
之失在自守不知輕戰之弊原于氣驕自守之私
叢于志滿急攻晉而苻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
亡過猶不及斯亦魯衛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絕
粒自經辭無撓屈然隗囂恚憤公孫洞胷遊魂倔
強何足數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

謄錄舉人臣嚴儀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百一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方國珍降

元順帝至正八年浙東台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

十三年十月時青田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輒罪基擅作

威福羈管于紹興竟受國珍降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
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
尋叛據溫台慶元等路

十八年十二月太祖旣下婺州遣典籤劉辰使方國珍
招諭之國珍與其弟謀曰今元運將終羣雄並起惟江
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難與爭鋒況
與我為敵者東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
藉為聲援以觀其變

十九年春三月丁巳方國珍遣使因劉辰來奉書獻黃
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
之以次子闢為質太祖曰凡質疑也不疑何質厚賜闢
而遣之改闢名為明完國珍復納溫台慶元三郡籍願
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卽以獻

二十一年春三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獻
先是太祖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
禍生于反覆隗囂公孫述可鑒也國珍惶懼至是遣其

檢校燕敬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
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珍玩非所好也卻之

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元帥胡深擊敗之
遂下瑞安先是溫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來附明善率
兵攻之宗道求援于深深擊明善敗之下瑞安進兵溫
州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資太祖許之
命深班師

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參軍胡海攻樂清下之擒方國珍

鎮撫周清等送建康九月元復以方國珍為淮南行省
左丞相分省慶元

二十六年九月元改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國璋
國瑛國珉及國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
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假借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
命國珍益驕橫遂據有瀕海諸郡縣不肯奉正朔時太
祖方連兵張陳不暇往討累遣博士夏煜楊憲往諭之
國珍心持兩端太祖聞之笑曰姑置之待我克蘇州後

欲奉正朔晚矣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復云俟克杭州卽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覘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庫庫特穆爾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太祖遺書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旦暮下姑蘇奄至公境背城一戰亦

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姪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于人劉席曰江左多步騎平地用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皆非主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竇中鼠敗可知也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

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此乃弔伐之心必有天下且業已并漢勢復兼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不能用至是命亮祖率馬步舟師討之初台州為國珍弟國瑛竊據己丑亮祖駐師新昌遣部將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辛卯至天台守將湯盤以城降進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瑛聞亮

祖至即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使人謂
國瑛堅守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多
懷懼亡去者亮祖等急攻之辛丑國瑛度力不能支以
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入城撫定之
十月進兵黃巖瑛復遁海上留其黨哈刺婁守黃巖哈
刺婁即以城降亮祖分兵下仙居等縣國珍聞之氣沮
癸丑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楨為副將軍率常州長
興宜興江淮諸軍討方國珍于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

伐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集乃吾所願也十一月吳楨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頓通道出其不意抵軍廄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楨勒兵追之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令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國珍乘海舟遁和率兵追敗之國珍率餘衆入海和分徇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船六十艘馬二百餘疋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

千六百石 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陳于城南七里
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
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
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其城獲員外郎
劉本善國瑛等遁去亮祖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
僉喻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楨襲明善于樂清之盤嶼
島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 國珍旣遁入海島
己丑太祖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

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持書招之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不得已遣郎中永廣員外郎陳永乞降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鞏等納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珍及其兄子明善率衆來降于是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太祖始怒其反復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辨而恭太祖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

賜書曰吾當以投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辛亥國珍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送國珍等于京師太祖讓之曰公胡反復陰陽勞我戎師耶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召其臣以丘楠為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命官之其餘盡徙濠州浙東悉平後太祖即位厚遇國珍賜第京師宴位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一日侍宴坐不能興昇歸太祖官其二子曰令國珍見云

國珍以善終

谷應泰曰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黠赤首弄
潢池揭竿倡亂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兵屢討卒
不能平以致五年之內太祖起濠城士誠起高郵
友諒起蘄黃莫不南面稱雄坐擁劇郡則國珍者
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也然而國珍地小
力少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絕不足以待敵此惟識
畧過人真知天命若陳嬰以兵屬漢高馮異以地

歸光武則功垂刑馬名在雲臺豈不善始善終哉
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
國珍智昏擇木心懷首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于
元以壯其虛聲懼元之窮追則納欵于明以資其
外衛其效忠于陳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涼
之張氏而侍子于明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
吳越之錢俶正所謂狺牙搖尾荒忽無常毋論明
室鼎興貽羞鬼蜮就令元兵晚振亦斬鯨鯢蓋首

尾衡決無一而可者而彼終持狡謀依違兩墮則以攝乎大國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充強士誠給富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善守禦而太祖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目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所不得混也而中間允其納幣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夫後蓋吳漢者門庭之寇赴之宜

速而國珍者樊籠之鳥取之如寄毋亦未成山谷盡
天水于目中豈真兵白頭鬚置隴蜀于度外也
卒之六師既加竄奔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語
云不為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
為新主資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八千八百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閩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勢且及汀元汀州判蔡
公安募吏士乘城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
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賊平之
遷清流簿尋為清流令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從福清

徒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傭于富室羅氏常與羣兒樵設
隊伍為戲羅奇之將以為婿媼不悅曰頭病郎足婿耶
因失鷺而奔于隣鄰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召飲食
乞于羅媼竟壻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固然其為人勇沈
喜游俠擊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軀徇急行其志而
已衆憚服之爭願為之役

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鄧克明寇汀州友
定以總管禦之戰于黃土盡獲其部衆克明逃去遷行

省參政

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戶賽富廸音阿里瑪丹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勢不振至是見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欵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寇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省于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雅克布哈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絕友定遣貢舶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達三四元主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寇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擊之遁復追敗之己丑遂下浦城。四月乙丑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寧大兵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

視氣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
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
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
執不可會建寧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
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
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
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卽突圍出德柔
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為具道朝廷

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
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
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太祖聞報痛惜之遣
使賜祭追封縉雲郡伯

二十六年八月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命為福建行省
平章政事兼守八閩友定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郡縣
遠近瓦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羅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

為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為閩將第一良數從
海道漕元元爵良晉國公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為參政
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雅克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
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
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為家資口言
為國心實身耳跬步之間真偽甚明不審足下將為郭
子儀抑為曹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良使三千人操
弩毒矢伏險待之十長石古違良節制友定兵得渡柳

營江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良堅守旬月死之友定據漳使人鑿山道城守自固十二月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廷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

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
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
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
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
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
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
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廷美拜命出 十

一月壬寅胡廷美度杉關畧光澤縣下之己酉廷美克

邵武元守將李家茂以城降丁巳廷美克建陽元守將
曹復疇亦降 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
率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庚午湯和克福州初友定環
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
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
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時湯和偕
廖永忠吳禎等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福州五
虎門駐師南臺遣人入城招諭為元平章庫眷所殺大

兵登岸將圍城庫春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欽黎明大兵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春塔海穆爾哈札拉布哈左丞敦珠中丞特穆爾刺實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軍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拜特穆爾居署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吾得為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

輯軍民獲馬六百餘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餘石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元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者民李子成等率衆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于是莆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 胡廷美何文輝等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爾瑪叅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

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
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可
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挑
戰達爾瑪等固守不出廷美督兵環其四門晝夜急攻
之達爾瑪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
總管翟額森布哈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
已欲屠其城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城
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壬辰整軍入秋毫無犯執

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人馬銀糧以萬計命指揮
費子賢領兵守之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垂發
先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置酒中
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大兵遂至延平隔水而
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
里遠鬪氣銳慎毋戰戰徒殺吏士耳吾墉山塹壑蓄犀
器飽士為持久計困之衆曰善遂乘城守勒吏士日夜
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守者怨甚會諸將欲

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遂疑其部將蕭院判劉
守仁有攜貳心收蕭院判殺之奪守仁兵守仁降士卒
多踰城走者圍十日城中軍局火砲聲發明兵疑有內
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
政文殊哈雅訣曰公等善為計吾為元死耳坐省堂按
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嚕噶齊白哈瑪爾具服北嚮拜自
經死文殊哈雅賴正孫等開門降庚子大兵入城輿友
定出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并執送

京師太祖面詰曰元已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
內使者今何憊也友定恚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我死
乎遂併其子棄市 胡廷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
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
國珍納欵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置延平衛
廷美以部將蔡王守之六月甲子友定故將金子隆馮
谷保等復率衆寇延平王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
隆負險自守會建寧指揮沐英攻鉛山上命英以兵會

和丙寅英引兵夾攻破之擒谷保戊辰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金子隆等閏七月李文忠帥師攻清化寧化諸山寨擒金子隆及其餘黨誅之閩地悉平

谷應泰曰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入胡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時為元守封疆者則福清人陳友定也友定以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安從攻延邵諸山賊起家巡檢歷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為人勇沈喜游俠

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境義無反顧殺
使者盟諸將嬰城固守誓死報元豈非犧牲尤異
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之時友定藉海舶之
利乘關門之險北引東甌南襟嶺表練兵積粟專
制一方則無諸之業閩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
然則如徐煜之在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持虛名以
奉唐挈土地以歸宋列爵王侯不失富貴亦數世
之利也乃友定計不出此始終為元延平垂破慷

慨就死仰藥復蘇父子駢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
端人臣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間胡深之殺頗有狐
疑劉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畧要亦未稱盡
善而英輔與哈瑪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馮谷保
又血戰致斃蓋若田橫既死義士悉從李芾自裁
潭城皆盡豈非激于忠勇奮臂不顧者耶然予獨
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則叛官離次外則
委印棄城一矢加遺望風相屬乃其部落多奔潰

而閩人獨為扼守京畿多散亡而閩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晉家解紐張駿稱藩荒裔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八千八百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定兩廣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張彬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諭璟等曰南方之人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

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以取八閩
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
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爾其務靖亂止暴
使遠人畏服毋替予命環等頓首出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楊環等進兵攻永州元全州
平章阿爾斯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進逼永城守將鄧祖
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斂兵入城
固守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容

甚盛環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二月癸卯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為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如其拒

命然後舉兵扼其險要絕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癸丑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旣克寶慶復為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遂復寶慶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

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
撫德慶三方進兵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取廣西先聲旣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
掠三月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
申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爾斯蘭遁去道州莫友遜寧遠
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
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真降先是嶺海騷動真固
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

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固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僕縛成以出真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求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籠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僕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吹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于是人具服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真為叅政遷右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為尉佗計者

輒斥絕之初廖永忠駐福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
左丞何真畧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
時而起分割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
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
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
地相繼削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
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
告足下其留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

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竇融李勣等特召乘傳來朝

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

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迎見進

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

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

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真東莞人

常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蜂起剽掠真鄉真結豪

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真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
判陞宣慰司都元帥時南海寇邵宗愚陷廣州真又擊
走之元立江西分省于廣東以真為叅政又陞右丞遂
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始降 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僞
參政邵宗愚等誅之時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納降而遷
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
旦破之獲宗愚斬于市分捕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汲
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真入朝賜宴并白金

千兩文綺紗羅綾段各百疋將校分賜有差諭之曰天
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
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毒流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
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民庶
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真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楊
璟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
橋于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食盡力窮守將
鄧祖勝仰藥死叅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

總城詣環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環督兵四面攻之
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
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環調衡州衛指
揮同知丁玉守之于是來陽等州皆遣人降 五月己
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叅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嚙
鳴齊貝珠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布延特穆
爾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永忠兵適至募
兵欲迎戰民無應者旣而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

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布延特穆爾戰沒張翔
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元
同知布哈及普寧縣達魯噶齊瑪魯等迎降朱亮祖師
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諾哈迎降 六月甲辰元海
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
遣使降 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卽分兵
柵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環旣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
城下屯于北關叅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帥師自廣

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二旬不克環語諸將
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關決其堤岸
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
閘口關殺守堤兵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近與城接以
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餘
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攻圍益力額爾吉
納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
皮彥高楊天壽等環因使彥高陰構其總制張榮榮麾

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環營期以是夜降既二鼓觀縋城
出見環備言城中積貯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狀環乃
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環
命諸將率衆徑進額爾吉納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
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
屠之比克城環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者死彬乃止衆
心遂安 戊辰廖永忠進兵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
真執其守將平章恩珠等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

命真守其城送恩珠等赴京師 七月己巳廣西左江
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巴延等遣使
齎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元平章阿爾斯蘭自全州之敗
率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
賓州境阿爾斯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爾
斯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戊子遂自帥所部詣
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 丁酉元郴
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廣西悉平楊璟

等自靖江振旅還

二年二月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為安撫使大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祐首來欵附宜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以莫天祐為安撫司同知 三月癸亥置廣西行省初廣西隸湖廣至是時置行省九月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 冬十一月丙午遣中

書照磨蘭以權齋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曰
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
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睠茲兩廣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
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
脩職貢良由審時知幾故保世滋大頃者朕命將南征
八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
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
宣布朕意以安居民

谷應泰曰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
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
路進師尅期同發趨之如猛獸鷙鳥迫不及待者
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夷考其時淮
北山東曾無經畧秦晉關陝尚懸度外止徐達一
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建瓴百二非止
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林象郡
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強又不止尉佗之夷風番禺

之敝俗也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
爭興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于下策乎
而予以為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王
時未窺虛實合衆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
吳閩三方並沒所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
若一矢加遺即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
云攻其瑕則堅者瑕于是由武岡入者皆長鬚之
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

一軍出贛踰嶺批吭揜虛雖淮陰之用兵出奇岳
侯之神算料敵不是過也究之楊環戰功止全永二
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寨而靖江不下稍煩兩
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迎
附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
聞之孔明伐魏先定南苗秦國自強首吞巴蜀蓋
正向而爭天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況乎南方
既定兵力有餘海王坐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

戰掃滅上游楊環著唐州之功永忠鼓夔門之捷
與徐達諸軍相為犄角克奏蕩平璧之光武悉定
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主先取兩川然後專辦東
南所謂事形已濟迎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
真者拒自王之謀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
息民與竇融李勣輩爭烈嗚呼不誣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